



旌 異 記

侯 君 素 撰

6117387/1307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春渚紀聞及其他六種
二 冊

一九四〇年六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旌異記

宋 侯君素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爲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柱屋武人膽勇不懼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曰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爲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人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吏走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爲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扣其始末昧無知覺于是揭棺各貯篋箒桶杓之類耳急徙他所而空廡居

晏元獻家老乳媼燕婆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扶持苦乏人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又夢曰受賜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嘆異命匠爲厚紙格繪二美婢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婦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曰今亦來矣曰然則當爲辯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媼姪也素不檢媼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存亡遣人訪之果死矣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得二婢而去

臨川王行之爲廣州龍泉尉。表弟季生郡人也。來訪之。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靛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季生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日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事。則出示之。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尊勝黃幡。徧插食上。率夜半爲節。雖寒暑不廢。爲館職日。飲于親故家中。夕方歸。道沿蔡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急解帕巾。幕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爲之按摹扶掖。似覺少甦。駭卒亦至。勉扶上馬。迨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撥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大半是茅山道士。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携小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強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父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平沉洪波。并篙公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若睡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無他也。

會稽張國敬。在郡庠。有同席某士。好浪遊。率以夜分踰垣出。五更復入。以爲常。一夕明當釋奠。時子夜。即歸。中途聞搗呼聲。退避簷廡。見四人衣紫。穿衫卷脚幘頭。秉紅紗燭籠。夾列一婦人。着朱衣。無首。乘馬而

來生驚甚。望其去。蓋同途也。隨至學前。落斜數十步。馳入荒園。秉燭者立四旁。乘馬人居中央。作舞挽勢。良久而滅。歸以語同舍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一大井。問園夫。此井有何異。曰。數日前。外間民女嫁人歸母家。至井上浣衣。忽悶絕不省。舁歸壻家。喚巫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傷女鬼。其法用紙畫紫衣四人。持燭籠。剪乾紅紙作背子一領。具酒飯燒祭之。聞昨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云蕙蘭橋。正生所行路也。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絕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爲物所憑附。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戕於賊。旅魂無依。欲就女丐食。而神不容入。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見憐。今始得食。竇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急去。許諾。妾卽蘇。竇如所言。陰與之。戒內外勿語。妾知之。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蓋鬼竊食云爾。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被累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今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履并杉板甚急。宜夕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旣登舟未發。卽偃臥。自取葦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聲歎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

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惶流汗。復以席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里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太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鼎釜礫礫有聲。頃之所烹肉悉化爲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貫心怪之。命僮僕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着婦人衣。持挺人立而語曰。此易撲耳。各揮挺縱擊。蝶紛紛墮地。盡成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貫伏誅。